

柏拉图式性爱

PLATONIC SEX



神明创造人类，
也给了人类各种“心”，
却粗心大意，忘记把“羞耻心”放进去。
但是，人类却已经成型了。

结果，极为烦恼的神明
将“羞耻心”放在了“那里”
——原本用来排泄的洞。
“羞耻心”非常排斥“那里”：
“如果有其它的东西进来，
我就马上跑出去。”

我很喜欢这个故事。

日本狂销 100 万册，
台湾突破 50 万册。

谁能想象，一个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女，偷窃、同居、卖淫、吸毒、当AV片女郎，最终成为日本演艺圈当红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饭岛爱真情告白，让人们更多地反思教育制度、家庭教育方式，让人们重新理解友情和爱情。

ISBN 7-5387-1488-X



9 787538 714883

ISBN 7-5387-1488-8/I · 1488

定价：16.00 元

柏拉图式性爱

本书中文简体版经日本小学馆授权出版

长春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 0431 - 199 - 314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柏拉图式性爱/饭岛爱著；洪章译，—长春：

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.2

ISBN 7 - 5387 - 1488 - 8

I. 柏… II. ①范… ②洪 III. 自传 - 日本 IV. F431.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76668 号

柏拉图式性爱

饭岛爱 著

洪章 译

责任编辑 刘小兴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130021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

长春市一二一印刷厂印刷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：8

字数：200 千字 印数：1 - 5000 册

ISBN 7 - 5387 - 1488 - 8 / I · 1488

定价：16.00 元

我在寂寞和悲伤的时候，就会将我的想法吐露在纸上。

只是将不想让任何人看见、也无法传达给任何人的想法拼起来。

在每一个感情破碎的时刻。

序——

1999. 11. 16

想对已经要回去的你，用“不要走”这句话来恳求你。

不，我在说谎。这句话对胆小的我来说是说不出的。

“你要回去了吗……”能说出这句话，已经是我最大的能耐了。

“再留一会儿，再一会儿就好……”从背后两手环抱着他后就再也不愿意放手。

……我讨厌听到玄关的门被关起来的声音。

将脸埋在刚才你穿过的白色浴袍的香味里，穿上它再钻进被窝中。但你所残留下来的“味道”却一点一点地消失，从我这里离开……

我失恋了。

可是，我无法忘记，也无法放弃。于是，我将这思念一直不对人说地保留了下来。

在工作场所附近的旅馆里一定会准备的白色浴袍。

挂在衣架上的浴袍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抱它，而那时就会有哀伤之外的感情向我袭来。他最后穿过的浴袍一直都没有洗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味道消失，所以慎重地不让它接触到外面空气般地收藏起来。

每当一个人孤单的夜晚，我就会将它拿出来穿上，然后钻进被窝中。

“抱我……”回想起和他做爱的情景，便情不自禁地轻声说着。

他的味道让我的身体发热，使我兴奋。

我的手指模仿着他的动作，在他穿过的浴袍中自慰。并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对他的“气味”有着敏感的反应。我对这种私密的行为变得浑然忘我。

但，结束时总是感到无限的空虚。

一直都是如此……

我总是害怕去找寻对象。

反而会用某些东西取而代之，来安慰自己。

我舍去了爱情以及与爱情共存的某种嫉妒及憎恨来保持自己的自尊。

写过之后就没有再读过的笔记本，我曾想过要将绑在上面的绳子解开。原因就在于他所穿的白色浴袍。

我总是以“今天快乐就好”的理由来逃避现实，但在那一瞬间却又想偷窥一下自己的内心。

于是，就想到将目前为止随手写来的各种回忆，一个一个地收集起来……

可是，这需要勇气的支持。

A

“你那么喜欢做爱吗？”

父亲的右手用力拍打在桌面，大声怒吼着。

这声怒吼，直冲着想赶快把晚餐吃完，像往常一般出去玩的我，而这句突然脱口而出的话，也让家中所有成员停下了筷子。只见这一瞬间，连空气都停止了。

母亲、读小学的弟弟和我，谁都不敢抬起头看父亲。也因为重力拍打桌面的关系，父亲的筷子从狭长的餐桌上滚落到地面。



父亲的个子不高。

如果把《サザエさん》漫画片中出现的波平加上了胡子，那就是父亲的样子，不过和波平不一样的是，他脸上很少露出笑容，而且总是透过银框的眼镜，一直监视着我。

小学低年级时，我看到了学校通知单，上面写着“个性内向”。上课从来不曾举过手，即使老师问话，也回答不出什么来，只能低头看着地板，不敢正视老师。就算老师把耳朵贴近我的嘴边，还是听不到我那比蚊子还小的声音。在家中一直被教唆着“去做这个”、“去做那个”，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一直被大人吼的我，在没有父母亲的学校中变得什么都不会，害怕如果做了不必要事就会被骂。我，总是对人们的眼光感到恐惧。

父亲的管教非常严格。

举例来说，从吃饭时饭碗、筷子的拿法开始，只要手臂一碰到桌子，父亲就会毫不留情地打过来。当然，在吃饭的时候更是不可能让我们看电视。

吃晚饭时，一定要对父母报告当天的事。

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弟弟以及我，一共五个人围坐在桌边，我和两个弟弟便将今天的学校发生的事，包括上课、老师和朋友，一五一十地向父母报告。在别人看来，这般和乐融洽的景象，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好家庭。但我总觉得，好像说什么都会被斥责。所以，在学校一向畏缩的我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报告的事。

“你今天在学校如何呢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这是我一贯的台词。说完后，就避免和父亲的目光相会默默地动着筷子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吃饭时很少快乐地欢笑，心里只想着赶快把饭吃完，然后去看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。

在严肃的父亲旁边，不常说话的母亲总是不会多看我们一眼，据说如果是因为母亲的关系而被斥责的

话，这个小孩总会被拐着弯说“你真是没有教养”。

“这都是为你好，这都是为你好……”

真的是这样吗？不过，这是母亲的口头禅。

拥有穿着和服资格的母亲，在家中经常穿着和服。她，顺从、听从丈夫的话，悉心服侍他，就人们的眼光来看，是个理想的妻子。

可是对我来说，“理想的妻子”和“理想的母亲”实在有着天壤之别。母亲总是要求我成为一个成绩好、礼仪端正的“理想的小孩”，可是，我绝对不是这样的孩子。

我几乎每天都有补不完的习，像是升学补心班、学钢琴、算盘、作文、学书法等等，然后“这都是为你好”的话又不断地重复在我耳旁，可以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也曾经被父亲说“姿势太差”而被逼着去学武术，后来又一度要我去学日本传统舞蹈，不过在我拼命的抵抗下，总算是不用去学了。

放学后，赶着到补习班上课，补习完后，回家吃着那顿气氛凝重的晚餐，吃完晚餐后，母亲又会以

“这都是为你好”的理由要我去用功。

“我的教育方针没有错误。”

说完后母亲的眼梢就吊得更高了。

如果父亲因为工作而晚回来那就还好。

但如果早回来的话，他就会把有岛武郎的《一房葡萄》之类的小说递给我，然后强迫我大声地念这本书，再把这本书重抄一遍。之后的三十分钟到一小时之间，父亲一定会拿着尺站在我椅子后面。接着，就只能听到尺轻拍在父亲手掌上的声音。

“你的背驼了！”

“注意力不够！”

只要一发现有缺点，父亲就会高举手上的尺，二话不说地往我手上“招呼”。这时，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一阵的震动，也因此我的两双手腕、手掌总是红肿的。“如何不激怒监视我的父亲”，我的脑中只想到这个。

通常，一般的小孩子都会想和父母交流、沟通，

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于严格的父亲，都会刻意地避免和他交谈。

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事了。

那个时候，有一部无论如何都想和朋友一起去看
的卡通动画电影，叫做《白鸟湖》。虽然很想去，可是我知道如果向父母请求的话，一定不会被允许。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只是和朋友到街上去玩，也算是不良的行为。

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非常想去，所以在无法抑止这个冲动下，就偷偷地跑去看了。

结果还是被父母知道了。回家的时候先是立刻被母亲念了一顿，等父亲从公司回来后，又是一顿大骂和毒打。我的脸被赏了耳光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去呢!?”

我虽然哭叫着抗议，但回应我的，却是另一阵痛打。因为眼泪的关系，父亲的影像以及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，都变得看不见了，只能听到正在挨揍的声

音。

“为什么会被打呢？”心中只想着这个问题。
夜里，我将脸埋在枕头里哭泣。

“到了初中时我绝对要逃离这个家！”
我在心中不成声地呐喊着。



“真是丢脸，真没面子！”

小学快结束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的口中，总是只有这句话。

我渐渐地发现，父母亲并不是为我的事情着想，他们只是在意世人的眼光而已。

当然，到了快要进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和“入学考试”这个名词打起了交道，每天放学到补习班报到，回家后就被叫去念书。

父母亲想要我上偏差值高达 60 的私立女校，可是我想上的是男女合校。如果要进私立的男女合校，就

必须进行国语、算术、理科、社会这四科的测试。私立的男女合校，都是一些偏差值高的学校，想进这些高水准的升学私立合校，是非常困难的。不过为了应付考试，我只读国语和算术这两科。

结果我考上了区立初中，而且还是特地迁移户籍，才进得了这间高升学率的初中。

到初中一年级为止，为了不使父亲生气，我还是努力地用功读书。

如果说有为了进好一点的高中而努力读书的学生，那么当然也会有跟不上学业的学生。在升学率高的初中里，功课不好的学生和优等生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，而成绩跟不上的学生，很快地就会走上不良少年之路。

小学在一起的朋友，现在都进了当地的初中就读，而独自越区就读的我，能做的就只有读书了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，我都在全年级的十名之内。

可是，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在班上得到第一名。

身高既不高，长得也不吸引人，我怎么看都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孩子。像有一个女同学叫做山口，她既会弹琴也会读书，还曾在学校的活动中为全校的同学演奏校歌；考试的成绩张贴在走廊时，她也常是全年级的第一名，总之就是全部都很优秀，除了体育之外，所有的成绩都是5，也就是所谓A级的才女。像我再怎么努力，都只能拿到全班的第二名而已，始终无法超越那个女同学。

“山口这么有才能，那你呢？”

“山口的平均分数是多少呢？”

只要一有什么事，母亲总是拿我和她做比较。

有一次，我数学考了90分，因为从以前开始数学就是我很棘手的科目，所以从老师手上接到考卷的那一瞬间，我不禁“耶”地在心中做了一个胜利的姿势。然后我将考卷小心地折起来放到书包中，高高兴兴地回家，想说这次一定可以被称赞了。

“妈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数学考了九十分喔！”